

貨布文字考



布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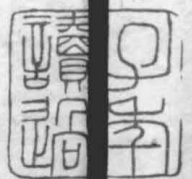


文



貨布文字考敘

古錢刀布有譜有志有錄由來遠矣蓋張台李孝美論撰諸書
今已不可得而見所傳世者惟宋之洪遵錢志及明董道錢錄
二書論錢幣諸家郡焉奉之爲鼻祖然洪氏錢志半多影響之
談無論先秦之幣不可取信卽王莽十布已不能考據精詳何
況其他乎近世作錢志者大半墨守洪志了無心得亦奚足以
信今傳後耶吾友華亭馬君若軒深於古文籀篆之學其暇日
取所藏先秦貨布一一考正其文字會通六書援據經傳逐畫
逐字探微索隱而出之卽令古人復起固不能易其言之明且
哲也又復因文考地辨其爲齊莒爲趙魏爲燕爲秦條分縷析
較若列眉通編獨抒己見惟習合於古人制作之本原論釋詳



明無一含糊影響之語是書出而古來未破之疑煥乎撥雲霧而見青天矣瑚自幼卽嗜金石以家世寒素未敢求鐘鼎彝器之屬凡遇古錢古鏡及秦漢印章必竭力購之雖典質稱貸未之悔也嗣由平谷令左遷無俚出向所藏者悉以易米比來樊輿又復漸爲積聚思欲取所得各品椎拓而疏證之以質好古諸君子今讀是編轉恐言之無文或不免拾君牙慧敷衍以欺世不如束手而退善刀而藏矣君遊畿輔五年壬辰秋將省母南歸於其行也率書數言於簡端峰泖間多博雅士慎無以蕪穢之言示之則幸甚

道光十有二年閏九月重九日石門弟方廷瑚拜題

貨布文字考凡例

凡據此貨布文字及知其制度淵源總其大略概舉之卷首

凡貨布卽據其文之地分屬列國考齊貨爲最古故爲冠次莒次魏次趙次燕迄於秦者秦并諸地也

凡好古者所重在文字惟此貨布一類必得並存其圖按其文便可驗其質之所以有大小驗其質乃可證其文之所以云然也究其長橢諸制古人亦各有意義在焉所謂卽文索象不若按圖取義故并摹圖於右另行注釋於左

凡此所載有

昂

所藏者有拓諸同好者有從諸揚本者必審定

其古而非僞然後載入

史記貨布本邊對列與千鍾列四

凡拓於同好所收藏者惟石門方鐵珊

廷瑚

金山錢貞吉

培益

始於

辛卯得百餘種其後稍有增益至癸巳而止戊戌在畿輔復

得山左陳壽卿

介祺

吳太史

式恭

所藏搨本數種於庚子輯成四

卷計時未久更隘於收羅不免掛漏閱者諒之

凡貨布一類有文迹異體或背文別致可備爲考據者連類編入如無甚殊異則不附贅非徒簡省免致煩冗耳

凡考釋悉依通俗字體爲注說不以隸體之古文溷之恐有梗於流覽也

凡貨布所識地名其有未見於書者闕如以俟知者

凡貨布行用所直形制鑄作如相同者釋一不再惟在閱者倣之

凡此貨布之制其爲長短大小分寸銖兩自有譜錄可考茲不

備詳

凡貨布文字有倒有反其實忽於寫范之初茲謂倒者爲倒范反者爲反范如曰倒書反書似不雅馴耳

凡此貨布舊說如自宋至今其譜錄諸書所載謂是尊盧葛天神農堯舜禹湯之幣之金者與愚見各別故概不援引

凡貨錢之無文字者如譜錄所謂鑿幣藕心粟文等類昂亦購得數種究其形制確是先秦時市集所行之財貨惜無可考其出處姑置之不論

貨布文字當與鼎彝款識同重說

秦火以前之文字其未變者僅存乎范銅范銅唯鼎彝款識與刀布文字而已乃其真迹象也縑楮相傳由古文變而爲小篆爲隸書分書爲楷行書體經數變義亦不能無失如欲辨變體之字義當否舍范銅他更無確實證據矣許氏說文成於東漢其時習用隸書已久世儒鮮解古篆叔重爲之追述六義多以壁中古文經書爲據勢不能盡收秦火以前之字其爲說文所載固不能盡合古篆之偏旁卽不能盡合范銅文字也古以竹簡箸書惟省爲貴以六書指事之本文括諸後起偏旁等字要之聲義可通便爲假借據款識所釋多如此此實上古本然之用也夫款識固非制自上古然未經隸變猶可溯六義之原流

由此推尋有可還聖王造文之本旨又可證篆隸變體之不然
文字爲政教之始經傳之基雖得分寸於尋常亦不失爲存古
之一道豈所謂嗜好已哉講鼎彝款識者多賢士夫自宋迄今
有集古款識圖志諸書考釋辨疑日益詳備間有闕如將見有
考是者出至錢布譜錄始自梁唐見之洪志言此者雖亦代有
其人散見諸書皆謬指其文字舍文字而立說不免有好高附
會之蔽竊以數片殘銅不爲羸燼幸其迹象有存當與鼎彝同
重緣此區區而考釋其文字于後欲就正于服古君子也
貨布文字與古竹簡同爲刀筆書說
簡者間也截竹爲筒中分兩半故曰簡削去外皮曰殺青可使
耐久無剝落炙去其瀝曰汗青可使侵溼不爲蠹竹得漆則不

裂以漆塗之色黑而光澤書以刀筆

刀筆詳後圖說

就漆地畫之隨畫之

處漆脫如其迹所書之文字則明白顯著矣故或謂之漆書也
鑄刀布之法合土爲范以土甄二塊具刀布之模式如其長橢
之制畫定外郭就郭內書諸文字于一塊爲面畫記識等文于
一塊爲背二塊合一如其定制之厚薄圍起隙縫煎銅鑄入出
斷其連

出范未斷者
今見有連布

或加磨鑢則刀布之文質成矣今據刀布之形

模可悟古之制簡與造范其法當如此而書范與書簡當以刀
筆同爲陰文故刀布出范其皆陽識也其書法纖細折直而無
點抹之痕有如龜坼著交縱橫錯置體不拘于方嚴而自成爻
象者也書譜所謂金錯書者是矣秦廷久燼汲冢無存欲觀竹
書之舊其迹當倣佛乎此也

古之貨貝卽范金爲貨非海介蟲說

按貨貝之貝與海介之貝異同無可考爾雅釋貝之居陸在水有異名而皆不言貨史記稱龜貝金錢略不言質唯說文曰貝海介蟲也居陸名猋在水名蝓象形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據此曰貨貝似卽貨海介蟲矣說者曰大貝如車渠今世大者不可見多見其小者俗令小兒佩之云可辟邪其形上狹下廣背隆如龜腹開相向如魚齒多白質黃文長不過寸蓋介蟲之外骨具文質之美乃可飾物服玩耳如謂此爲通用之貨而資財賦貢等字从之雖古今之制或異恐未必然也按貝古文作或作審其筆畫是半兩二字合文半古作省作兩作或作从秦以當半兩三字范銅作

△可證古文貝字是爲金貨之本義矣半兩爲貝二貝爲朋朋卽兩也謂之兩者義取二貝合也古之稱貝亦有兩計者周占銘曰錫貝卅鏹見積古齋款識一鏹爲六兩可知古之貨貝乃是范金爲之六銖爲貨半兩爲貝兩貝爲朋六兩爲鏹其子母輕重皆以六數乘故可通行使用而無差忒其范金而以貝稱者蓋形取象貝之背其實非介也猶范銅之似刀而稱刀其實非兵也說文貝部所从之字多財貨之義蓋已行范金而後所孳之字許氏溷貨貝寶龜廢貝行錢之說于海介蟲下若無古物古文考之殆不可辨其是金是介矣

貨布之制昞自春秋戰國諸地商民說

考古之貨貝明是范金所成其曰金者古分三品而白金爲中

中者通接于上下之謂曰范金當范白金等分其輕重便于通行上下貨易萬物以平其直也銅爲赤金居三品之下古時取此鑄用器未嘗范之爲貨財至春秋戰國之世剏范銅爲刀布今據其文曰合貨曰斤一金二金曰當金曰當鏹者乃謂此范銅之直金或輕或重以權金貨之直爲交易非卽此范銅而謂之金也審是上古不以范銅爲貨可知矣范銅爲貨始于春秋非國君所剏乃剏自商民民以爲便便則通行國君未有禁令鑄不爲私如漢高惠時皆令民鑄錢孝文時亦然見平準書並賈誼疏而秦以前則由民自鑄并非國君所令也其時剏范銅爲刀布猶今之都市以楮票爲錢帖楮票之用可代錢而行則錢多范銅爲用可代金而行則金多商民剏此同爲權利之巧術其行使亦如

錢帖都市雖行不出其地故各識地名或同此而鑄非一家者
又以背文別之也平準書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
刀布之幣興焉據此可證是商民所剏非國君所令也淮南子
曰齊桓公畏甲兵不足爰令罪之輕者贖以金刀史紀秦曰惠
文王立二年初行錢乃刀布之制始通于上而下承其令也至
如他國之鑄各隨其地其民之便亦非通天下皆然故是編所
輯而外他國地名更未見也或謂范銅始自太昊軒轅歷虞夏
周商及至戰國其地名刀布之如干而楚越之物何絕無哉卽
此知周初有錢已不足信不特荒遠無稽也隋書食貨志曰梁
初惟京師三吳荆郢江襄梁益用錢其餘州郡雜以穀帛交易
交廣之域全以金銀爲貨按梁初距先秦千載其錢之用尙未

通行于交廣宜乎楚越之絕無刀布又可證范金則先于范銅
故沿之久而行之徧也至平準書曰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
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云云蓋史遷通敘
先秦財貨非謂虞夏時卽有錢刀互考之可自見也
古以六銖爲一金與斤溢同爲名數說
考古之曰金曰斤曰溢皆爲名數非兩數也而漢志謂金直萬
錢斤爲十六兩溢爲二十兩師古曰金不言黃者一斤與萬錢
董彥遠曰漢一斤金四兩或曰古十兩爲一斤國語曰二十四
兩爲溢趙岐孟康皆曰溢二十兩鄭康成曰三十兩衆說不同
無從審信竊考范銅之文曰斤一金者始知金爲六銖金貨斤
非十六兩之謂也平準書曰一黃金一斤曰一者同也一法度

衡石之謂曰一斤者謂同歸畫一斷無稍差也

臣瓚曰秦以一溢爲一斤漢以一金爲一斤

蓋

初漢沿先秦之故仍以六銖金貨爲一斤說者惑爲十六兩甚疑漢金之賤如高祖善家令之言賜金五百斤命陳平行反間捐金四萬斤試以六銖之數計之曰五百斤得百廿五兩四萬斤實一萬兩則於情差近矣班志黃金一斤直錢萬注家據之以爲金直萬錢公羊傳隱五年百金之魚注百金爲百萬試以平準書馬至匹直百金較百萬之說誤可知矣溢解字曰器滿也言滿足其制名爲溢卽金斤之變稱如後世之曰笏曰錠非定爲兩數也

師古曰更以溢爲金之名數

按班氏在明帝時距初漢二百八十餘年

又值王莽亂法之後除用史記原文而外其食貨律歷溷入東漢之制較之初漢先秦不皆合今據刀布文字考正古一金爲

六銖而曰斤曰溢者是卽金之變稱也記此以解同時聚訟之無足憑又可證班志斤兩之文非古制未可援以注古書溢別作鎰說文金部無鎰字

貨金刀布泉幣名義考

按譜錄諸書所載先秦刀布輒指爲上古之制牽合援据而釋爲某金某幣謬誤相沿向無定說惟硯北雜志謂此爲先秦貨布陸氏能不爲舊說所囿指其時爲先秦命其名爲貨布乃好古之有卓識者也近見吉金所見錄載刀布四卷編此爲周列國時物雖統無次序然其立意有勝前人但不能辨認古文則易爲搖惑首列周初寶貨及景王大錢舜幣禹金仍存舊說又疑上古之物銷蝕殆盡圖錄小刀又云的是上古吉金千萬年